



芝園集卷之十九上

叙目錄



善行錄序

直廬集叙

故鄣常氏族譜序

翠屏集敘

攝生衆妙方敘

急救良方敘

少微堂集敘

石庵李公事行集序



芝園集卷之十九上

芝園集卷之十九上

叙

善行錄序



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鄒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是故二儀高厚匪仁弗位兆庶蕃滋
 匪仁弗育凝命媵休靡有他繇矣在昔痿痺之徵
 穀種之喻何其替也蜂蠆遇物則螫鳥隼食其親
 而甘之此非必為身禍也莫不幾幸得而殺之矣
 乃有陰蘊其毒而伺隙以逞者則是心死而塊然

存也於乎其可哀也已余先大夫性稟冲醇豈弟
質行自童至耄與物蓋無忤也平生不踐生草不
殺生蟲鳥雀啄於場戒兒豎以弗逐顧時時稱說
善惡祥禱事以辟引俗人乃俗人咸譽稱長者而
家鮮滯積罔所竟其志意蓋終其身歎矣不肖習
聞庭訓則肺腑識之比幸仕有官得開四方之政
凡所理民輒加志困窮兢兢於狴犴之故冀得少
流王澤紹述前聞而性靈或蝕和戾互宣伏自循
念其可悔者多矣縮綬紆未迄今踰三十年顛毛
且種種矣而未有博大之施表見亢偉之節斯曰

夜所為廩廩也簿書之隙獵采史傳取先哲行誼
之高者萃次成編名曰善行錄錄凡八卷凡二百
九十人坐起覽睹聊以代書紳之義云竊嘗論之
代獄卒以護繫守起墳冢以酬辟署還買宅而焚
券托婚娶以贖女撤燕噐以資喪捐麥舟以贈故
此皆卓絕之高致彼岸之先登者乎哭澤董生祝
河獲鯁園冢泣雷慟棺火越感夢以投友葬貸貲
以瘞陵骨遇賊而代兄就烹分貲而自汙顯弟要
皆天性之篤至然也他如楊推司之效法十種葛
鎮江之日行數事實諫議之尚儉周急黃承事之

糴糶資貧陳文忠之植柳鑿井蘇長公之不殺生
物即未能都若性成非可勉而為之者乎董子有
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心也皇皇
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夫皇皇於仁義
則仁義無弗及矣皇皇於財利則財利亦無弗給
矣此其為道異也而其為身與子孫謀則一也然
而求仁義者朝課而朝存夕徵而夕厭無假扁鑄
之藏而水火盜賊不患焉乃財利則異是矣非挾
馭僮之術不足以取贏非有垣墉之固家衆之衛
不可以越宿較數難易何如哉非特此也福善禍

淫明若觀火貽安貽危爛戒昭焉仲穎季倫之徒
蓋非裒之不厚其所以自計者非其道故也嗟夫
飲藥不辭苦為其足以活命也禱祀不愛犧為其
足以祈福也而况利有什百此者乎世之人倘有
味於余言則慈惠之心油然而生而貪鄙忮厲之
私遠矣貪鄙忮厲之私遠而天地生物之德全孰
將蜂蠆與梟獍哉則是編也其殆稼藝之良耜行
路之指南矣乎

直廬集叙

文章之興流於載藉風格代異詮綜人殊六經之

後學者多稱遷固尚已自餘百氏氣有涓滴途分
淵詭緗素彙陳得失之林可覽而鏡也書有之曰
辭尚體要斯敷言之準繩揆藻之型範乎世之名
英碩俊非不雲鶩藝林求其深造自得者或寡矣
是故或失則鎰或失則淆雖雕龍炙轂疇將貴之
若元老介谿巖公非所謂華國之文章命代之宗
工與曩予得讀鈴山堂集蓋躍然異也今又得續
集亟卒業焉以言乎內制爾雅典則斯敷告之體
也以言乎詩冲和婉麗斯風雅之體也以言乎叙
記銘識諸作精勁醇澤斯著述之體也其斯以為

文乎君子之學也醞釀六經囊括丘索擷於史
乘極變於莊荀屈宋旁羅數千百載諸名家者流
而後操其準繩執其型範以鑄意匠辭經世而軌
物繹事而宣情變化萬殊而倫類不爽猶之錦綺
布帛之不相錯也茲公之獨擅者乎夫崇構以基
豐樹以本石田不生五穀坳堂之水不可以泛杯
物理於人豈有異哉公少以神奇超洞玄微馳芳
譽於域中筮仕翰林方鳳翔於金華白虎之班而
迺自視若虛乞返鈴山之故廬閉門卻掃緝業而
蓄德者凡十年其所養蓋闕矣今年踰七十而猶

箴儆不數日鑒思勉諸篇可徵也乃其自為像贊
諄諄以檢身不及為言此與衛武公之抑戒何異
於乎斯公之所以純其心者乎然則雖欲文之不
純不可得已抑公久宅端揆論思密勿天子方
銳情遠覽稽古禮樂之制奇咨秘議蓋日數四下
也公獨取裁衷臆諸所奏對不移晷刻咸的的稱
上旨談者以為神其尤大者虜數寇邊輒策幾
決策以掃腥氛所全活無慮千萬至庚戌之變棘
矣羽檄雲馳言議蜂起而公不動聲色從容以救
疆宇凡所以黼黻皇猷康熙庶績翼中興之治而

成格天之勲要皆純心為之也於文乎何有徹也
閭未能窺公之門墻以教命之辱妄為之論說如
此云

故鄣常氏族譜序

常氏其先岳州人也至諱嵩者隨宋高南渡尉武
康悅故鄣山水之勝因家焉占籍長興遂世為長
興人咸隱德弗耀至諱厚者起家丁未進士兩任
縣令一任郡丞以循良稱於是常氏始大其子商
臣舉癸未進士凡節直行不諧於時乃以河南僉
事罷歸田里益務砥樹不少衰貶而厚宗睦親尤

為孳孳爰輯其世譜寄余海上之廬乞為之序書
凡數四至矣余蓋稔知南荅者序曰國有君史則
志之家有宗譜則志之譜也者非以矯誣先世眩
美而罔衆也蓋將薦叙彞倫明勸刺而廣教愛也
故父其父也祖其祖也宗其宗也則仁孝之心有
不油然而生者乎見其孝而思孝焉見其弟而思弟
焉見其慈而思慈焉見其義而思義焉則非僻之
心有不勃然變者乎故觀常氏之譜而知南荅子
用心之大也木本水源與天無極莫先於世系叙
述履行闡秘章微莫備於世傳顯親揚名表德勵

俗莫昭於世慶體臯所藏百世興哀莫求於世坐
仁者致追遠之誠生者隆周卹之義莫大於世澤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故家聞族非是弗昌莫
詳於世範絲綸之錫重於九鼎莫榮於世綸貽謀
式穀取則不遠莫光於世德好爵爾縻華衮非貴
莫重於世芬研精墳藉涵泳風騷以修其詞以達
其志莫美於世藝故一物而衆善備者其譜於族
之謂也是譜也所謂薦叙彞倫明勸刺而廣教愛
者非耶嗟夫世之人有不能孰何其祖先者乎亦
或知之而不能傳傳之而不能永其與肖翹蠕動

之物何異是尚可以語於仁孝之道乎倘有聞於南荅子之風而興起焉則悖本厚宗非直帝氏一家之幸已也

翠屏集敘

曩余舉進士獲交寓內知名之士則見南荅韋子焉語未嘗不喏喏未嘗不踐也已余官留都韋子以廷尉屬抗疏論時事過矢謫丞靖江則以事數

至留都獲尋舊盟已稍遷河南僉事而余亦備兵臨清適相邁也復尋盟焉時 朝廷以觀典大弊天下吏韋子會在黜中余愕然異曰有是哉隨夷而謂為蹠屨離媿而目之媿毋乃今見之矣奈何則扼腕歎息為之賦雷之轟轟以唁之踰一紀許而余亦橫被訕鑠待罪丘園韋子亦以書唁我且示之翠屏集曰斯先子手澤也丐一言其可余三復而歎曰夫文也者而豈徒哉宣性情述行業而不可矯者也故正直之人其言則孝友之人其言慈狷潔之人其言介溫厚之人其言和忠信之人

其言慤凡皆報之腎腸而有諸觚牘云耳其不然者
者是媼婦之美顰鳩臬而鳳鳴庸將肖之乎若翠
屏韋公二劉公所稱終始令節孝友庶介人也乃
其文有足徵焉今觀其壽親哀親之作恻恻至矣
若他所賦撰憂樂不詭於情臧否必準於訓謂非
述履行陳性情如前所稱數善者耶至其表章巡
遠之遺烈則慨然慕鐵石之操如其膺板蕩棘阮
或以身陷虎狼可得而少挫耶於乎是可以傳矣
雖然大中道德得二子而益顯喬年文學以仲晦
而大彰徵南茗子之賢則斯文之傳不傳亦未可

知也

攝生衆妙方序

夫內經靈樞言攝生之旨甚詳然編簡斷蝕博聞
莫正其訛衍譯精微膚士徒剽其緒流播益遐謬
本初矣春秋以來乃有越人陽慶淳于意之徒潛
授禁方隱垣知物施諸治療咸稱神明而術數竒
咳罔所傳布其後乃有華佗益用剝腹洗腸之技
而遭匪其人殞身園棘獄吏却書引火就燎迄無
遺焉又其後乃有東垣丹溪未覩堂奧頗沿流委
匪曰能神亦稱良師矣今諸醫家所循習則多其

銓綜之方也然變化無窮裁成互異因時治療則
豈無引而伸之者乎余少嬰多疾燄藥餌如膏梁
或已已病或見已人之病輒以其方錄而藏之久
乃遂成簡裘矣夫物我一體戚休同之倘可以解
患苦而養元和將疾走告語孳孳况敢以自私秘
乎爰分表門類次第其事書而付之梓人

急救良方序

古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
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于時民
故得以壽終而無短折札瘥之患後世王政多缺

而醫師之置徒備虛文塵市之氓富羨之室猶能
自以其貲迎師而荒村窶戶否矣扣首抑心閔閔
待斃此一患也草木禽魚之物五石之藥多聚於
國都而陬窮壤僻之所卽有高貲亦不能致錙銖
此又一患也時師蹠蹠恒以反劑殺人而茹悲吞
螫不敢訟言其非此又一患也予蓋惻然傷之曩
得急救方一本每携以自隨或以自治或以治人
率多徵應間有新得輒從其類附益之其譌舛無
驗者則刪黜之遂付梓人刻焉夫人之情一也孰
不愛其身亦孰不愛其父母骨肉乎而疾苦無所

舒往往束手以斃不得已或竭力於禱禮襪至
蕩貨破產而卒莫攸濟也此其於仁孝之心何如
哉是方而行庶幾濟於黔細萬分之一要非所以
薦於隆富者乎

少微堂集序

西臯方子少負竒質學于見素林公輒蘄然表著
稱弟子高等弱冠舉進士列華階材采焜耀微聲
四起于時元僚鉅儒莫不願講見之以為結綵懸
黎也已乃隙因妬興美以憎替有田實之批根而
無蕭朱之結綬訕鑠叢生遂從罷免知者惋焉老

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是耶方子既歸乃閉
關却掃酣啖藝文時或竊從童豎翱翔海上操漁
網而浴泗服農蓑以賦稼眠雲屑石飲泌紉蘭情
與景洽肆為咏歌意侈神曠不啻乘軒執玉之泰
也久之乃寄我少微堂集曰荒遐寡營時或把弄
鉛槧妾有銓次子盍正諸子卒業而復曰美哉西
臯子之志乎夫逞連駟之榮者羞蓬累之行耽緗
素之奧者戚圭組之牽人之情各有所操也是故
諫說可投務多轂以為竒華艷可掇每改錯以幾
合而元結獨以仕者耳目口鼻恒隨人為恥遂乃

解脫羈馭放浪江湖卒為絕代逸人今西臯子之所存將無類是乎茲集若行流藻繪於山川播風標於簡冊予以洗集腥之態而續考槃之歌雖與漫叟爭衡可也爰敘而歸之

石庵李公事行集序

昔齊景公有馬千駟死而無稱夷齊餓死首陽必益著節孔子評之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是故亢高潔之行者垂不朽之名溺隆盛之享者罕屬續之譽大抵然矣余觀石庵李公志傳蓋深有感焉方公之陟高第立要津也值孝皇明聖直言極

諫披瀝肺腸日食上封事勸戒激切蓋款款當帝心矣已又劾奏巨璫彈刺貴近慨然慕長孺稚圭之為人而辛釐交施竟以落職謫丞肥鄉時乃剔蠹興利求民之莫日有孜孜都不記前日為何事乃父老數百相率走闕下幸少湏臾無死乞留父母者此其仕寧有一毫徼寵耽榮之意哉已乃棄去簪紱終遯丘林當道力為勸駕輒閉戶蒙面眠不為應顧時時乘安車從兒孺遨於茂林廣麓之間夷如也平生不殖貲貨又好周人之急輒屢困匱至不能具漿肉更益怡適對妻子無愠容

公歿殆五十餘年而高風懿德至於今後生誦之不衰所謂亢高潔之行而垂不朽之名者非耶假令公少自愛惜在要位不言或言之而不盡以彼其才必能坐致樞鼎貴侈終身乃其名之傳不傳詎可知哉公子世德克紹先烈乃哀公事行屬余以言余謂公之令德不假人而傳况重以鉅卿碩彥之文耶爰稽先聖之訓引其篇端俾覽者足徵云

芝園集卷之十九

敘目錄

嵩渚集敘

山東鄉試錄敘

少石集敘

同升錄敘

刻未齋遺疏敘

柳溪集敘

方輿雜詠敘

吳氏族譜敘

八厓集敘

重刻熊士選集敘

品士錄敘

重刻二業合一論敘

重刻二子粹言敘

褒封詩什引

恤刑錄敘



芝園集卷之十九
恭題 嘉靖新例後

芝園集卷之十九

敘

嵩渚集敘



余童時輒聞海內才人有嵩渚李公云蓋公舉進士高第以王府姻也不得仕京師而任則爲州牧其治則沔陽也我甬川尚書時適督學荆湘也而見之稱沔陽者數矣既甬川請告返耕於海上而公乃來丞吾郡則數從海上陳說今古談議詩書而余則時時私淑之故自爲童而知嵩渚者詳矣初嵩渚之爲兒也恚而啼啖之棗栗愈啼示之書

則止能言父授以孝經入耳輒不忘七齡就塾師
日誦凡千言九齡而爲詩句輒出驚人語問長老
大竒之於是名聞里中矣稍長工古文詞沉酣六
籍汎覽莊老遷固言時里生方急舉子業誦說著
撰具有隲括而公獨弗之好也集郡中才人摛玄
揆藻暇則相與挈酒登古臺而遨或聯騎出夷門
馳昔人舊走馬地輒又慨然慕公子無忌侯生之
爲人而感時發憤亦時見諸懷古之篇一日作理
情賦友人左舜齊者持之去而空同李子與舜齊
姻也則自舜齊所見之輒大驚曰誰爲此者其揚
馬之流乎遂訪之吹臺締爲忘年之交而遂庵楊
公時自汴入關空同以弟子修謁輒問郡中才人
則首以公對無何郡守陳澍來楊公曰汴有竒士
知之乎守遂巡謝不敏比歸亟召見郡閣試譙樓
上梁文一揮而就守大竒之而督學使者至又往
往禮爲國士於是嵩渚名聞郡中矣已而領省解
策大廷揚見龍之光而舒漸鴻之翼學士大夫稱
雄焉比其仕也麗民治吏勞勩靡息而日操觚牘
鈎深闡精殆無虛晷聆洪響而拜下風者蓋徧天
下也然時俗仕者率降心抑首脂膏持兩端以求

幸合否則韶光鏟采期免機阱已矣而公獨負氣
骯髒不屑屑與世低昂以故姍忌且至年未四十
而廣德之車懸矣公乃歎曰嗟哉士誠有遇乎亦
在所表也漆園高隱是著南華子長幽廢斯成國
史倘三徑有待二豎未嬰庶足以成吾志乎乃買
田種藥歸隱于大梁之墟左右羅古圖史閉門危
坐且作且述即親賓至亦弗應也乙巳之春會余
以領藩至止執手相勞苦因與劇談往昔評隲埏
宇語罔弗契也而公乃稍稍出其所論撰曰駑驥
別材於伯樂鉛盧定品於風胡嵩洛鄙人竊慕大

雅之日久矣願一言詔之余乃卒業而復曰文難
言哉文難言哉夫好贍麗者遠冲雅之風工峭厲
者寡渾融之度尚枯寂者少雋永之裁媚纖縟者
乖中正之則務涉獵者慙闕博之規逞矯壯者昧
婉約之旨非不侈然雄也而綜擷未周詮著多僻
譬之五色不比不足以成文章八音既缺何能以
協韶濩欲以名世蔑矣公博極群書達觀衆品羅
體格於百氏會神器於二儀窮性命之微核名物
之跡宣化理之原敘倫類之的洋洋乎與漢魏爭
衡晉唐方軌非徒勦陳言以媒耀沿流潦而享汗

者也此其揚旌鑄範以信將來寧有已算乎即彝鼎竹帛之烈又何尚焉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其斯之謂乎居數月余乃有劔南之行懼公志之弗達也輒爲之論次其平生因以冠諸首簡

山東鄉試錄敘 不果用

嘉靖十有九年當天下大比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先期戒諸司曰茲

朝廷之懿典而臣子之隆倖也興賢亮采於是乎在曷其敢不飭乃陳度考章丕殫謨謀博徵文學之士遠近胥會于時某官某暨某來主考試某官

某某寔同考試簾以內則某官治之簾以外則某官治之旣入院御史率諸執事誓曰敢有不恪不公黜志毀坊以姦神明者神用僂之乃合試提學副使呂登進六郡之士二千有奇取其雋者七

十有五人錄其氏名并其文之可式者二十篇某乃進諸士告之曰夫山東古列國之遺封而賢聖之所經紀也鍾英毓秀則海岱效其靈章志淑人則孔子孟軻揚其教世代屢更哲又竝作禮樂文物蓋彬彬甲天下矣明興道化宣鬯敷洽下土廼皇上嗣有歷服建極設中廣厲學官之路自

踈遜闇昧莫不承德茂而景乎休明况政澤風流者乎爾諸士秉粹含休式應明揚將以觀

上國而邁雲龍之會信朝陽之鳴鳳而治世之禎已今觀其文爾雅典則辨麗呖肆大者察天地小者析秋毫遠者鏡鴻蒙近者昭槃帶洋洋乎其盛矣然吾聞之君子非無口之患而不能躬行之患爾諸士亦嘗服念已乎今夫梗柟豫章之種于地也栽培稽結積雨露而澍濡之累歲月以長茂之倖而後成隆危之幹畫者則不然功施瞬息而木求畢具此其爲效敏鈍有目者可較數也然而則

堂之棟清廟之楹如用之則將安取材乎是故雕龍炙轂辭之至侈也然於倫類無當而厝之理行一無幾焉其上者據古執經崇論閎議庶幾達人之訓肯矣時乃踈鑿於事為而乾沒以飶世則是以畫而不以種故也二三子得無有不審而為是者乎詩曰靄靄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靄靄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夫有司之於諸士固以吉人求之矣其亦思所以自媚乎哉夫抱靈稟而淑前修孜孜而不懈者隱居之志也鋪鴻猷而奠景業履素而不渝者行義之規也今

往矣卻回保中而偕之大道他日服在百僚宣
廟堂之石畫以彰康乂之伐聲稱匝於寰宇而隆
烈被於無疆則某等與有光焉其或罔從於訓罔
踐於衷委瑣僕邀以希一旦之遇也則是有司者
珎魚目而保康瓠也不已慙乎語曰不知其人視
其所舉余於二三子有厚望焉其敬念之哉是舉
也昭軌崇化約厲群工則有若巡撫右僉都御史
李振揚風教奔走多士則有若總理河道右副
都御史郭越若巡鹽御史党印馬御史黎
其餘若某官某某則皆宣力茲土與有勞動者也

爰并書之

少石集敘

少石子沒五年墓且宿草矣其伯叔氏懼其遺緒
之弗宣而鬱善之遂泯也廼請于碧洲公以其遺
稿屬友人張時徹校而刊焉凡爲詩五卷文七卷
雜著一卷序之曰少石子者陸氏名鉞字舉之碧
洲公季子也幼抱竒質篤志藝文長廼遂甲高第
讀中秘書嘗曰大道渙而六藝章群賢紹而衆撰
出流分派別各有明焉若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
物遷固之綜核京鄭之研精屈平憤而賦騷韋孟

忠而著諷揚馬擅其雄詞江鮑標其妙藻凡以摛
華闡秘垂名不朽者也生斯世也而不尚友往哲
廼管蒯腐乎是以遐搜逖覽齋古作者之意彬彬
出人士前矣旣以齟齬執政出試藩臬時廼汎彭
蠡浮洞庭睇雲夢之區涉孟諸之野逍遙磊落襟
宇曠如也已復督學山東登遊泰山排天門眺日
觀俯瞰滄海之波廼喟然嘆曰夫太虛遼廓萬象
森羅疇翕疇張孰網孰紀造化庸有盡藏哉宅處
環堵而培塿是崇不亦鄙乎夫蹄涔之冰莫識洪
濤之遊翳蒼蒼之翔罔喻赤霄之奮吾今而后知隘

泥之病道也於是益沉精墳典游神聖賢有長駕
廣駑之志所至益未艾也年四十而輒病病遂不
藥死矣於戲哀哉夫天之生才不數數然也靳生
之而靳成之此其故何如哉夫勃以溺亡賀廼夭
死人猶以二子者佻巧不類庸有取焉若少石者
德器之粹操履之貞將圭璧無爽也而竟割其成
此其故詎可知哉雖然辨連城之璧者不俟成器
識千里之馬者不以底止是集也華不近浮質不
近俚雖倫類自別而詞止蔚然其於往哲之堂奧
蓋庶幾焉於戲是可以知少石之所存矣

同升錄敘

同升錄者何也錄同貢之士也貢未有同者也奚錄乎曰同貢自今始也蓋 聖天子之命也賢監察之舉也古之制而國之經也是故老昏弗庸懼僨事也年資弗敘懼佚材也耳目弗徇懼行私也是以同之也然則何爲錄之也曰以上長焉以崇德焉以定志焉以基業焉是故齒先則從而先也紀名以稽實也約質以要來也是厚之道也曰然則子奚訓焉曰吾願諸士之以豪傑自期也今之言顯融者曰科目而已耳其敘勳名也亦曰科目

而已耳不由是也闕焉沮喪卒以不穀故吾願諸士之以豪傑自期也今夫天下之仕貪鄙淫墨媵嬰脂韋即顯第也有弗敗者乎其修潔不汙事至能集即小賤吏也有弗達者乎是故樹不樹在我而已矣人有言士之趨也由上之導也先王之教也敬敏任恤則書之孝弟睦淵有學則書之有才能道術則書之由是則祿不然則廢是故官無倖舉舉無愆素士之趨上也猶火之附燭也今之歲貢亦古造士之法也既其敝也德行之弗詢道藝之弗錄苟且姑息惟歲月是差惟眊昏蠢愚是庸

是使是以爲師儒執事時罔攸獲若其庸有與乎
於戲 聖天子銳志釐革迺反舊政某等承 德
意以舉爾諸士固謂爾諸士豪傑也爾諸士亦既
遇矣能無趨乎爾惟曰無惰爾志無荒爾業無遏
爾義行無自逸自疚若射罔不在的若稽田罔不
在有秋奮庸熙載以圖惟無疆休則亦有無疆之
聞人其孰能抑之其或不念不勤罔求迪于先哲
人舉以豪傑而猶以眊昏蠢愚終也我等將不免
於鼠璞之譏矧曰知人於戲爾諸士其懋哉戒哉
刻未齋遺疏敘

張時徹曰予觀於未齋揚君而深有感於君臣之
際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故
大道之隆也鹽梅麩蘖交相為和梧桐鳳凰協氣
應之世之衰也竽瑟之好殊而逆鱗之勢作欲其
遇也庸將能乎夫君機也臣猶矢也君好言則臣
盡言君容言則臣正言君厭言則臣遜言君譴言
則臣回言非豪傑之士孰能獨立而不反乎我
孝皇之御極也廣聰聽之門撤諂調之蔽弘一德
之度寬誥誤之誅於時立朝之士爭自激昂以宣
明猷而未齋者又 孝皇所養士也矢心舒謨夙

夜淬勵期以弼君之違而納諸仁義之域今觀其
疏有若斥宮闈之濫也正賞罰之忒也規奢侈之
敗度也咎初政之不終也侃侃不諱詞音凜然謂
猶有遺言乎 孝皇嘗御書姓名於屏風欲以丞
弼寄之而君乃不祿未幾 孝皇亦賓天矣時移
事改逆豎煽焰而忠良之禍棘志士至今痛之故
曰予觀於未齋而深有感於君臣之際也君諱昇
字起同家世崑山人第弘治癸丑進士為翰林庶
吉士已廼給事黃門以先夫人之喪過毀以沒纔
四十有五年耳而予伊志方在襁越三十有一年
而伊志舉進士廼稍稍搜摭遺疏刻梓以傳云君
子曰語云天道遠人道邇是故去回遠辟將以殖
行也秉節樹衷將以表世也軌物敷詞將以式遐
也踐義崇孝將以貽穀也以未齋之績學修善而
顧夭折以死既泯滅無聞矣而孰謂遺嗣之成立
又孰謂其賢而效用廼又能修輯其遺文使君不
替令名耶於戲人道邇天道亦不遠矣

柳溪集敘

柳溪子者秦函谷關人許氏某名字某故太宰東
厓先生嗣子也越有室居在野維棲偃誦讀委積

遊觀之所悉具爰有溪水環注于廬溪樹柳焉碩
大以蕃許子止而頤也適而熙也故自謂柳溪子
云柳溪子雖生長貴姓廼能自黜約敦仁義之風
與大夫士遊恂恂温温麗于德義大夫士罔弗比
焉性篤好文辭諸所嘗與遊者咸得其言為柳溪
作者也得則愛之繹之嘗曰仲尼云游於藝夫射
御藝也琴瑟藝也書數藝也志乎彼而濫焉斯蕩
矣蕩斯畔矣夫文也者古賢聖之遺旨也情性之
所宣也禮樂之所出也君子之所懿德也愚不肖
之所變化也日月星辰百穀州木之所法象也顧
不偉與吾游而不流好焉而有則取衷以定志博
華以導滯創淫以中正類辯以廣智則今之文其
諸猶古之文與何可以弗識與故會萃衆作次諸
簡編意傳永久云文若干篇詩若干篇

方輿雜詠敘

敘曰予嘗讀古人詩而知夫能言之難也詩也者
言之精者也故比類以方物感時以敘事曲諷以
盡規稽古以則義考衷以定交暢情以宣志隱辭
以悼世莫辯乎詩矣故達者以顯微者以章樂者
以喜憂者以傷顧存乎人何如耳嘗悲夫風之下

也有降而無升由今準昔能媿羨焉者鮮矣吾生長四明之郡有處士周欽者窮而不偶自放於煙雲水石之間此物賦事應世敷言究品庶之情狀則往哲之遺音彬彬乎有所得矣友人張發曰處士吾師也力學修辭嘗以藝游吳揚間士人爭先致之迺茲著述盈於篋笥其曰方輿雜詠云者特其一支耳於戲能言固難知言不易余於處士之文凡三復焉其庸可泯乎哉爰爲之論次其義著諸首編庶以詔夫來者云

吳氏族譜敘

吳氏連江故族也宗仁者吾同年友也以業儒舉進士令于廬陵貳於儀部廉恪之風著賢良之績成懋于有位益思亢宗迺重修族譜自其父某府君而上至于高祖某府君凡若干世自高祖某府君而下別之凡若干宗以授時徹敘之曰夫族續也聚也以其繼承故謂之族以其繁衍故謂之聚夫繼斯遠遠斯忘矣衍斯衆衆斯錯矣夫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也如錯而忘其孰能思之而孰能一之故譜也者所以著教也是故屬其世系所以教親親也奠其昭穆所以教尊尊也敘其行實所

以教賢賢也紀其爵秩所以教貴貴也替其訓戒
所以教述志也定其喪祭冠昏之儀慶弔助遺之
節所以教和睦也親親故能尊祖尊祖故能興孝
尊尊故能敬讓敬讓故能興弟賢賢故能尚德尚
德故能興行貴貴故能勸學勸學故能興能述志
故能師師師師故能不變和睦故能相卹相卹故
能不偷夫族之人而咸率是道也其為令族雖百
世弗改也不然有其身弗有其先知其異弗知其
同其何族之為吾嘗聞之錫類者不匱永孝者維
則吳子永之矣以錫類乎何有是故亦永之而已
矣

八厓集敘

夫文窮而后工君子非樂乎窮也窮則道詘道詘
則志苦志苦則思深思深則識辯識辯則機宣是
故文斯工矣昔者子長之腐也稽康之廢也杜甫
之厄也李白之放也韓愈之謫也宗元之擯也是
其徵也八厓先生其達者與馳驅王事不遑啓處
敷揚嘉猷丕樹政績日亦弗暇給矣迺其文之工
焉何哉蓋聞志士不以通塞易好達人不以遠近
改觀是故時行時止時屈時信其致一也先生楚

之豪也衡嶽以爲高洞庭以爲深七澤以爲富其所
所得者深矣令于宣城眺陵陽宛溪之竒賓于上
國出入麒麟白虎之班仗節貴州覽盤江五溪之
形勢旬宣四方窺錢塘海門雲蒸日出弔林逋於
孤山之陽探武夷九曲之勝追訪九仙之遺踪循
杜甫瞿塘灩澦之觀睇宋玉陽臺雲雨之異徘徊
南浦慕王子安之竒才揮霍宇宙出納江海是故
其志舒其思遠其言博大宏深而不可贊也以予
觀之宣鬱導和莫暢於雅矣比物醜類莫深於賦
矣正情協則莫精於選矣撫時寄興莫肆於律矣
類族揆方莫辯於文矣經世軌物莫備於緒論矣
是故可以傳矣夫若是奚以窮爲哉抑余聞之文
也者志之章也德之鑑也細人尚拘君子賤泥是
故九萬之翼可以圖南泰山之觀天下爲隘于時
見之矣然則又奚以窮爲哉

重刻熊士選集敘

余友顧武祥嘗言熊士選之能詩也比見空同集
有所謂敘士選集者則知其有傳本也亟求焉迺
茲徙官江西有諸生運者奉刻本一抄本一以見
曰是祖士選詩也因取而讀之熊詩最工者七言

律次絕句次五言律迺古詩最亞焉於戲余不知
士選何如人也今觀其詩急皇國之憂悼末路
之夷懷蓼莪之養篤伐木之求溫潤而不迫是其
和也冲虛而自放是其達也觸物而能通是其弘
也比類而協則是其度也於戲此可知其爲人也
已其鄉大夫志之曰權貴不避苞苴不行埋輪則
豺狼斂跡嘉遜則冰玉同清惠及宗族義洽家庭
其信然哉其信然哉邑令籃請曰邦有聞人湮而
弗彰有司之辱也明者述之委諸篋笥此亦學士
之憾也遂以刻於縣齋用傳嘉美云空同舊刻者
凡六十篇今所增者百三十有九篇

品士錄敘

品士錄者何也錄品士之文也錄之何以迪士也
然則迪士以藝乎曰茲予之不得已也非藝以迪
士之謂也君子之學也履諸身也欲其慥慥爾涵
諸心也欲其昭昭爾矢諸詞也欲其渾渾爾履也
者吾與諸士相觀而成者也心也者吾與諸士相
孚而格者也藝也者吾品焉而吾正焉者也然吾
懼夫諸士之以詭詞畔道也棄遺註疏離逖經義
剿竊浮言罔衷于訓險側晦昧罔式于程譬之荆



棘叢生而周道塞矣忠信日薄而心志偵惑若尚
可以弗戒乎是故錄之以迪士也曰是足以迪乎
曰奚其足哉今之文其諸異乎古之文矣况非其
至者耶然而斯斯次焉耳本經以敷義訓則章矣
稽古以立論事則著矣因文以徵蘊學則宣矣體
無竒表義無頗僻以存忠信以格繆迷其庶幾已
乎若夫觀而成也與乎而格也則吾與諸士方共
勸焉豈在是哉豈在是哉

重刻二業合一論敘

夫有物有則人之性也萬物皆備性之量也聖賢
吾人之先覺也故其言皆以覺我者也是故學之
治心焉學之修身焉學之明物焉學之察倫焉非
徒言之謂也我固有之也存斯斯謂德行述斯斯
謂文詞措斯斯謂事業其寔一而已矣國家之造
士也範之以禮樂迪之以詩書固以聖賢之教教
之也業成而舉必文之徵存之斯能言之言之斯
能行之其實亦一而已矣學之弊也離而二之弗
謂其固有之也其詔子弟也亦弗謂子弟之有之
也曰某言天道某言地道某言人事某言物宜胡
然析義焉胡然綴辭焉斯則利于舉矣否者弗利

於舉矣若是者譬諸商賈之貨與唯計其售與否也而真偽不與焉画工之於物也求其肖以取直而已矣斯其蔽於身心也不已甚乎然而匪業之害也離而二之之爲害也不求其故而曰舉業之教則然將敗德喪志無已也而可爲乎於戲斯又惑也已今夫善稼者不易地而生也而况於學乎是故道德性命誦說講解二者之業無以異也爲義則明爲利則昏務內則誠務外則僞求諸內則獲求諸外則喪是故不易所業而可以至聖賢之道者志焉而已矣是故合一之論至矣於戲本不

一也何以能一不有二也何言乎一夫諸從事而有得焉則吾甘泉先生之訓猶爲贅也乎

重刻二子粹言敘

二子者河東薛文清餘干胡敬齋皆以道學名者也文清有讀書錄敬齋有居業錄其曰粹言者錄之要者也刻成人俾一帙焉或曰五經四書聖賢之格言也以詔世則詳矣其諸鑿人之療疾也群方備焉子之取是也何居曰夫方傳於古而用於今者也經書也者古人之方也夫二子者用方之人也吾以治病焉耳凡人之心存於有警而佚於

無制故雖睿哲之聖尤銘盤銘金識歌器以自戒也而况質之相去什百倍徒者乎夫予者其以警我者也廼今求之觀其敬懼斯可以節性矣觀其精純斯可以遠辟矣觀其昭哲斯可以辯類矣觀其積累斯可以致遠矣觀其強毅斯可以歷變矣若是者夫匪入道之軌與故誦二子之言猶之几席戶牖之銘也猶之循和扁之術遡岐黃之旨以治病也而有弗效者乎故自近得師莫先於二子者矣時徹不敏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未能今也又欲吾諸士者之進於是也而莫或倡之也爰

以是告焉其或幸而有作斯庶幾少免於戾矣

褒封詩什引

南充韓氏其先陝西鳳州河池人也宋季有名世富者以鎮撫行軍于蜀遂家相如縣之琴臺鄉世以稼藝爲業皆隱德弗仕至諱榮者娶王氏生妙宣乃益篤前緒行于黑黨閩闕蓋蒸蒸如也妙宣娶何氏乃生士英是爲石溪公第進士歷仕中外荐受封錫今 聖天子冊立 東宮推恩宇內石溪公乃祖乃父皆贈雲南左布政使祖母王贈夫人母何加封太夫人公之內子王亦封夫人張時

徹曰夫黑墳沃壤嘉穀乃蕃大澤洪淵龍魚斯泳
夫物各有繇盛也是故顓臆力穡之家非有奇謀
廣殖可以媒華賈耀而子孫率享昌熾之休由所
樹藝者深也乃若俠游之雄儻蕩之士吐秘畫以
徼榮規大貲以罔利其所操挾豈不可以數得志
然而陵谷遷夷燬滅不救何則所樹藝者淺也是
故陳平之後自詭不昌樊重之族累世通顯豈非
著數與南充韓氏自宋季以迄于今三百有餘年
矣沉于閭閻墾田灌園與庶姓等耳至石溪公乃
發舒光藻羽儀 天朝宣力四方錫及祖父而孤

卿之任彝鼎之勳衆胥倚望焉謂非顓臆力穡者
爲之先耶故曰黯黯如漆福祿不失烈烈其光煨
燼乃亡此之謂也

恤刑錄敘

夫刑之所從來遠矣方自肇判善惡流形雷電章
威噬嗑勅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文三王有
大辟刻肌之令蓋所以除殘暴而養和平也迨周
政不綱穆王改辟而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先王立
法之意壞矣秦不師古初造參夷囹圄如市論者
日屬民至洶洶思亂隨以不國漢懲其弊定約三

章務為寬大以救四方而文景因之幾致刑措比
隆成康至武帝弊中國以事四夷百姓患苦而豪
桀作奸不可禁制乃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朝
遊暮鬼人人莫必其命其去亡秦者蓋無幾矣元
成哀平聰斷寡察輕刑減死務為姑息然後人輕
犯法而吏易殺人過猶不及論者短焉自茲而降
民益多故罔密憲繁爭相欺詐棄離本實深文為
奸科隨意而左右行逐情以遷移間有厲精之主
損益斟酌亦略可言要之非撫世之通規不刊之
懿典也 皇祖開基鑒于往代權凡倫之義立輕

重之準制律垂訓然後刑斯衷焉而 列聖因之
代有著令仍三歲一遣廷臣以察冤獄而濫麗之
民益寡矣 皇上龍興雅意太平廣衢室之聰舉
三代之隆左嘉右肺以達民情而又隨事納言裁
成令甲奸吏不得隱憲而滑豪無所逃誅薄海內
外莫不喁喁以承 休德 中興之治於斯盛矣
歲丙午分遣使者行於天下而廷尉皮君東山是
來川蜀自念曰夫刑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是以
君子盡心焉而况將 天子明命於萬里之外乎
所不能昭寃理濫者非夫矣時乃鈎稽故牘廣聽

訊言事求其証証求其同同而協諸理者決之釋
之如未之協也詞之質之衆可而後麗之出入輕
重蓋無弗中焉而僥倖善幻之夫卒亦無所神其
術仰昭 皇度外翼政綱澤隨車而肆霈法繇燭
而罔奸掌察司圜之吏胥交口以贊公明又孰有
妄弄刀尺者乎事既訖將報 命于 朝而君則
以獄狀來示巡按御史袁君曰皮君之勞於獄也
我知之矣苟可采也則願徼一言之惠余故原制
刑之本意與歷代之得失而颺休美於 明時

恭題

嘉靖新例後

夫上有道揆所以訐謨而定命下知法守斯能度
度以向方自昔隆朝繇茲厝理恭惟

皇上龍飛御極適成嘉靖之休豹變昭文遠紹雍
熙之治六府三事每日昃以勤民五服五刑體天
心而作極或由睿思而渙號或由敷奏以納言明
目達聰裁成令甲救偏補弊率由舊章匪直中興
之嘉猶實為不刊之懿典顧茲庸蜀僻在西垂吏
弗式於章程三尺不知何事人有同於胥靡二物
豈能禁奸條例徒新案牘莫著強牽連以比况率
苟且而服成法不顯於畫衣智徒勞於劾鼠如其

迷闇曷勝骫欺時徹濫叨風紀之司寔惟蹶鑿之
懼每因事而求制終廢日以眩神既周行之可由
何枉道之是察爰稽掌固銓次成編用付梓人廣
為播告惟祇奉几席之上以為政令之規庶足以
昭

聖謨之洋洋而贊至治之萬一云爾



